



读《作家文摘》
品五味人生

甜甜酸酸

前面说过，邓懿在燕京大学一年级时，已经拒绝了那位追求她的男生，但我没有因此放松警惕，甚至变得有些疑神疑鬼。

邓懿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友，这位女友论才论貌都远不如她，女友有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的表兄，他长得一表人才，他们三人很谈得来，常在一起。

04 钻石婚杂忆(二)

当时，虽然听说那位表兄对他的表妹很中意，但让我觉得蹊跷的是，为什么他在优劣悬殊的两个女友中，不“择优录取”呢？我一直为此忐忑不安，直到邓懿的女友和她那位表兄结了婚，才消除了我的担心。

我对邓懿的感情是专一的，在这方面我虽然没有使邓懿感到疑虑的事情，但我遇到过一些人为我提亲说媒。还在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的时候，容庚先生曾想把他的得意弟子、一位比我高一级的女生介绍给我，就先从侧面了解她的想法。这位女生表示，她将来非博士不嫁，后来她果然嫁给了金陵大学的一位教授刘博士。此事是多年以后朋友讲给我听我才知道的，可是，我周一良以后不也成为博士了吗？

恋人之间不管如何相爱，总不免会有一些摩擦和误会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邓懿在二院女生宿舍门口，因为一事情有了误会没有能够澄清，可那时已经到了关门的时间，我们只好分手了。我忽然想起黄仲则的两句诗：“似此星辰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。”于是我就想试一试“风露立中宵”的滋味，在二院关门熄灯以后，我仍在门口独自徘徊，学校卫队的人巡逻时觉得我可疑，一番盘问之后他们把我带回到了男生宿舍。

兴趣同异

1935年夏，我从燕京大学毕业。那个暑假我没有回家，留在学校和邓懿两人花前月下，尽情享受恋爱的甜蜜。1935年秋，我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院，主要目的就是再待一年，等邓懿毕业之后一起离开燕京。就在这一年冬天，我和邓懿在正昌饭店宴请师友，宣布订婚了。

此外，这一年我在学术上有了极大的收获，这就是偷听了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一课后，陈寅恪先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我决心走他的道路。1936年，经陈先生推荐，史语所聘请我去工作。

此时，邓懿从燕京大学毕业了，我对邓懿所学的专业中国文学很感兴趣，她写的毕业论文是有关纳兰性德诗词方面的，而我也很喜欢读《纳兰词》。

但她对我学的历史专业一点也不感兴趣，她认为历史学枯燥无味。我这一生所写的东西，她只读过自传《毕竟是书生》以及我污蔑她是漏网右派的大字报。她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过我任何一篇学术论文。

中西合璧

1938年4月3日，我和邓懿在天津结婚。

在20世纪30年代，我们的婚礼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。我和邓懿先在饭店用西方方式举行了结婚仪式，然后回到家里按中国传统习俗重来一遍。

在西式婚礼中，证婚人是很重要的。本来我们想请傅增湘来证婚，因为他是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头面人物，同时与周、邓两家都有渊源。但因平、津之间交通不便，所以改请了开滦矿务局的总经理孙章甫先生做我们的证婚人。孙先生曾留学美国，同时又是与我们有亲戚关系的前清学部大臣孙家鼐之孙。

婚礼结束后，客人入席。我和邓懿回到家里，脱去西式服装，我换上长袍马褂，邓懿上身穿花色短袄，下穿红裙。我们两人先拜了祖先，后拜了父母，最后向来宾中的长辈行礼。

在我们的新房里挂的礼品有傅增湘送的对联，还有顾随先生写的条幅“屏除丝竹”。桌上陈列着同学们赠的礼品：谭其骧送的是《中西回史日历》、邓嗣禹送的是《居里夫人传》(英文)、侯仁之和张玮瑛送的是《牛津诗选》(英文)等。

太平洋战争以前的天津租界相当平静，因此我和邓懿婚后的生活是比较恬静幸福的。

(周一良)
(摘自《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》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28 倪俊被数落

今天我买彩票中了10块钱！不错吧！从来没这么好的运气。”

“哎哟，”红艳一边脱衣服一边说，“听听，中了10块钱就跟范进中举似的，10块钱，还不够买两斤苹果呢，更别说干别的了。你知道不知道，现在去咖啡厅一次要多少钱，哼，为这10块钱欢天喜地的，我劝你还是省省吧。”

倪俊听红艳口气不对，便说：“这就是一个玩儿，图个高兴，也不指望这个发大财，这是跟你分享分享。”

红艳说：“你别，真要靠这个升了官发了财，我也同意，就怕你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，一个子儿不挣，想跟我分享也没得分享。”

倪俊知道红艳可能在外边又受了什么刺激，多说多错，索性转过身不说话了，自己玩自己的游戏。

可红艳没想善罢甘休。倪俊说中彩票她生气，倪俊不说彩票跑去玩游戏她也生气，反正到了这个时候，只要倪俊在她眼前出现，她就有些不满，有些气愤，凭什么这个家靠她一个女人来支撑，他倪俊就没有责任去奋斗吗？他就不应该给她刘红艳一个安稳的生活吗？她刘红艳也不要豪宅大屋，富贵荣华，她就要求有个自己的房，能把自己的老娘接过来，好好孝顺孝顺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这个心愿不算过分吧？可倪俊不能提供给她。

“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玩你那个破游戏！”红艳在镜子前梳头，“玩游戏能玩出生活费吗？这个月的400元还要我替你交。”

倪俊喃喃地说：“不是有存款吗？”红艳听了胸中憋了一股气，她跑去反锁上门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存款，你有多少存款，够干什么呀，别说你那点存款，就是咱们有金山银山，也搁不住你这么坐吃山空。你出去看看，哪家是女人上班、男人待业的？我们家是阴阳颠倒了！我真不指望你，但你也别拖大家的后腿啊！”

倪俊也有点火了：“大家是谁？我怎么拖后腿了？”

“你来劲了是吧。大家就是全家，你年纪轻轻在家待业不是拖全家人的后腿是什么？整天就知道坐在电脑前玩，行，你开个网店，当老板也行，问题是你什么也没干呀，吃了睡了吃了，你对社会有什么贡献，要人人都像你这样，社会早就乱套了。我替你想好了，今年过年你也别拜这个拜那个了，你直接贴一个春联，上面就写四个字：不劳而获。”

“这才几周，我休息两个月不行吗？”倪俊小声抗议。

其实倪俊如果不言语，红艳说两句话出出心中的闷气，这个晚上也就过去了，可倪俊偏偏和红艳争论不休，红艳怒火中烧，小巴掌朝倪俊劈头盖

脸打过去。

倪俊也不躲避，而是一把抱住红艳的腰，两个人滚在床上，倪俊要去吻红艳。

“你这个不争气的！”打累了，红艳仰天长叹。

她猛然抱住倪俊的头，呜呜地哭起来。都是自己选的，男人、家庭、生活，她有些怨，但这怨里还是有爱的。

倪俊看过一本波伏娃的《第二性》，这本书她没有一个字一个字认真读，她不是那种死抠字眼的人，但书中有一句话倪俊记得牢牢的：“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，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。”这句话的进一步解释是，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，是男性硬安在她们的头上的，用来限制她们的自由。过去，倪俊始终追求自由，可是一场几乎要了她命的重感冒，在一夜之间颠覆了她原来的世界观。

倪俊开始重新思考女人，思考自己的人生。

“婚姻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，激情有什么用，能抵得过柴米油盐酱醋茶吗？我认为婚姻就该踏踏实实的，找个人好好过日子，毕竟我年纪也不小了。”

一天，一个二姨介绍的对象端端正正地坐在倪俊家的沙发上。相亲地点选在自己家，倪俊也是为了试探男方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